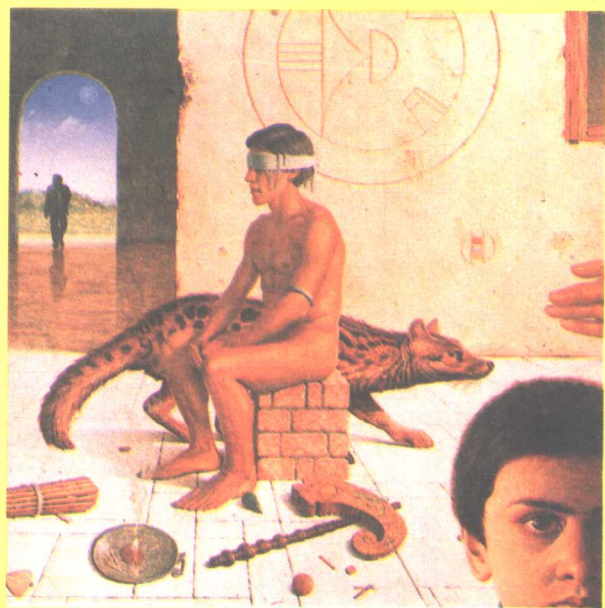


环湖崩溃

杨志军荒原系列 第三卷

你曾经懦弱，曾经哀愁，
曾经无爱。来吧，男人和女
人，背上行囊，跨上骏马，你
就是骑手——真正的俊男英
女了。所有荒原的异性都将
与你疯爱。



敦煌文艺出版社

环湖崩溃

第三卷

杨志军荒原系列

敦煌文艺出版社



(甘)新登字第06号

责任编辑：马林楠

封面设计：徐晋林

杨志军荒原系列小说第三卷

环湖崩溃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兰州第一新村81号)

青海西宁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0.5 插页2 字数259,000

1994年9月第1版 1994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80587-229-5/I·200 定价：11.80元

你曾经懦弱，曾经哀愁，
曾经无爱。来吧，男人和女
人，背上行囊，跨上骏马，你
就是骑手——真正的俊男英
女了。所有荒原的异性都将
与你疯爱。

《环湖崩溃》 导读

马海轶

这是中国西部文学的一部经典之作，是外界理解和评价西部文学的范本甚至尺度。它一经问世，文坛便为之震惊。人们曾以“不是小说的伟大小说”、“从未有过的激情与史诗的构造”、“超凡脱俗的情欲之美、荒恋之美和雄性的阳刚之美”、“大思路、大气度、大手笔”、“一部完美无缺的作品”、“原野上的大树”、“小说神品奠定了作者西部小说圣手的地位”等等语言来看待它。但之后不久，这部“辉煌的小说”因为某种误会和它本身所具备的奥义和描写的大胆以及自由的艺术表现，突然销声匿迹了。报刊采取了“莫谈《环湖》”、“免开尊口”的态度。与此同时，未公开的批判接踵而至，在某些会议和文件里，它成了引以为戒的反面教材，作者自己不可能做任何辩护，只好躲向更远的荒原。而《环湖崩溃》却走向海外，令温文尔雅的读书界目瞪口呆了一阵，之后便轰然叫好。

环湖是“美丽的女人美丽的性”的摇篮。人只有在那里才能返朴归真，摆脱道德与文明的束缚，让天性得到释放和舒展。旷野的恢弘与震慑，青海湖的魅惑与暴戾，荒原人的勇敢与豪野，兽类畜类的痴爱与孤愤，等等一切，令人既害怕又神往。很多读了《环湖崩溃》的人都希望来荒原冒死体验一番作品所昭示于人的奇美境界。因为他们透过作品终于找到了唯一的爱情、唯一的女人、唯一的感受。他们得出结论：《环湖》是男人的世界，在那里你能得到关于精神与肉体的全新知识。

因为《环湖崩溃》，作者被大学生们称为“西北王”。不少从

东西来的荒原迷恋者都试图从作者这里得到更多的启悟。作者的告诫是：你会为情欲发疯么？你会为你的爱人九死一生么？

在这部神奇的作品中，喜欢诗就能读到诗，喜欢故事就能进入故事，喜欢人物就能看见人物，喜欢哲学就能领悟哲学。但最主要的是，有一个如此真挚悍烈的男人爱上了你，有一个如此放浪动人的女人看上了你，你跑不了啦。你是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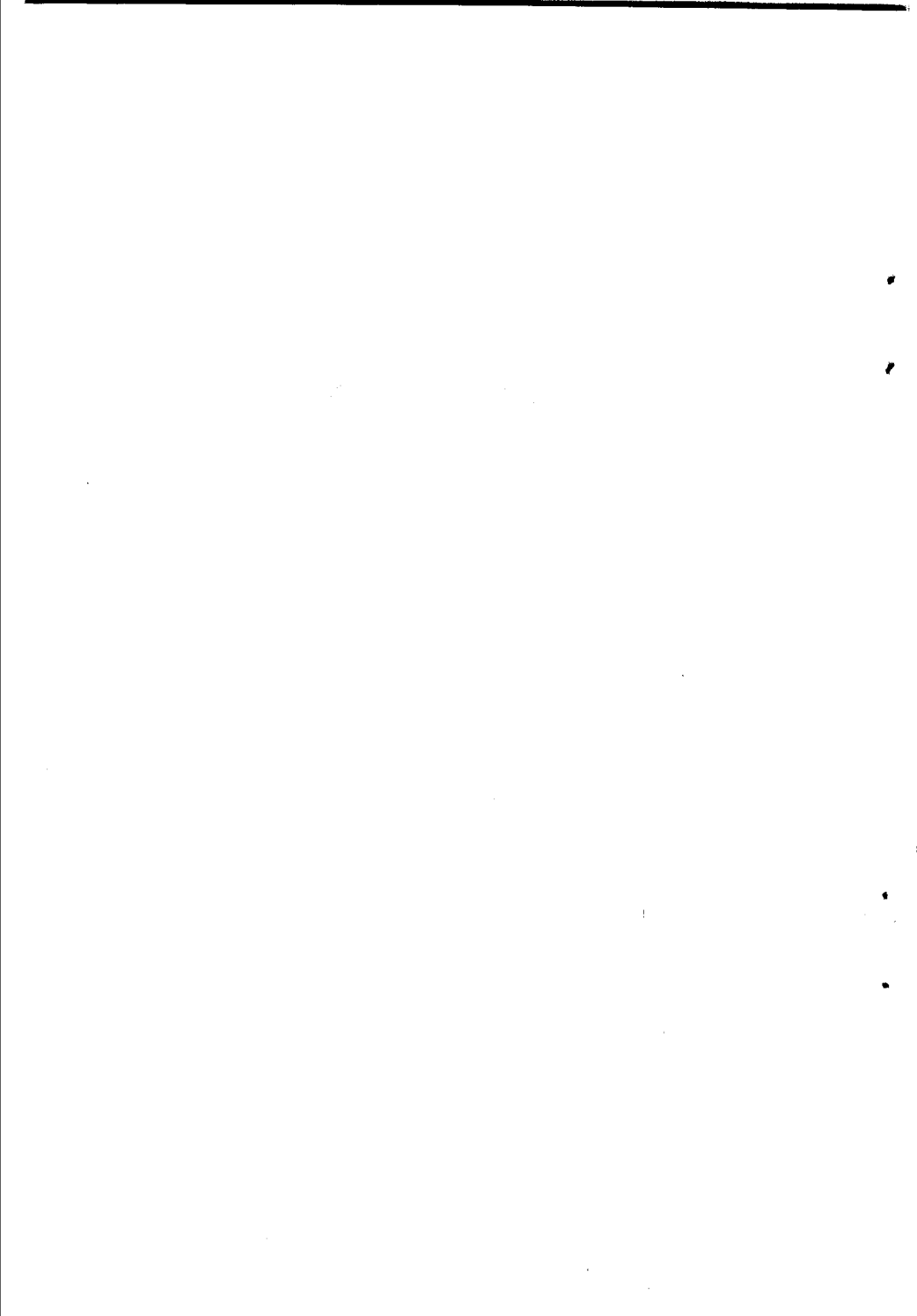
爱是一切悲剧的根源。

目 录

罅隙.....	(1)
大湖断裂.....	(79)
环湖崩溃.....	(179)
上篇：创世年——大荒启示	
第一章 天体正在运行.....	(181)
第二章 开蒙.....	(189)
第三章 库库诺尔——青色的海.....	(198)
第四章 大地密宗.....	(206)
第五章 这里是上帝的故乡.....	(216)
中篇：男人和女人——母性的自然	
第六章 古毛虫预言.....	(227)
第七章 诱源载体.....	(242)
第八章 大荒原黑梦.....	(252)
第九章 青海滩头的葬礼.....	(263)
第十章 盖世士林——天神坟墓.....	(269)
下篇：历史的孕育——母马精神	
第十一章 又来荒原寻访真理.....	(279)
第十二章 安魂曲.....	(291)

第十三章 野尘荒风·····	(301)
第十四章 大荒原，请不要为我忧伤·····	(312)
尾 声 开湖·····	(323)

罅 隙



罅 隙

这条河是黄河的支流。它似乎就要枯竭了，浊水缓波，曲曲扭扭，挣扎着将一个个沉甸甸的故事送向远方，又竭尽全力用滞重的浪花打落着无数人生的悲喜。它累了，它在喘息，它似乎就要枯竭了。它叫湟水或湟河。它的枯竭不是由于失去了潜流涌动的源头，而是由于在数万年的流淌中，无数个彩陶罐儿将水一点点舀去了。谁是这些彩陶罐儿的主人呢？当古羌人在这游牧的时候，正是借重了彩陶罐儿，湟河才承担起了哺育文明的重任。之后，漫长的丝绸之路和遥远的唐蕃古道从这里经过，僧伽和商贾舀去了河水，却留下了彩陶罐儿。古希腊亚历山大雄风吹向中亚、吹向埃及、吹向恒河流域、吹向尼泊尔，又通过佛陀的弟子，将这股雄风送到了中国西部、黄河源头。这股雄风毫不吝啬地留下了它用以舀水的彩陶罐儿。

当然，用彩陶儿舀走水的还有吐谷浑人、吐蕃人、斯罗人、蒙古人，还有中原人。他们不小心摔碎在河畔的彩陶片儿也格外丰盛。后来呢，舀走河水的还有青铜器皿，还有来自城市的洒水车。它们的舀手能耐，是彩陶罐儿所无法企及的。令人感兴趣的是，人们为什么要舀走河水？为什么眼看着河水枯竭而不管不顾呢？为什么又要不断更换舀水的家什呢？还有，彩陶罐儿是怎样变成青铜器皿的呢？

在这些充满神秘主义色彩的问题面前，许多人徘徊不前，做出各式各样的沉思状以求悟道、以求索解、以求诠释、以求闻达。终于有人发现，在舀水器具的纵向演进和横向联系上，在人类的

生成发展中，常常会由于瞬间裂变而出现旷时日久的罅隙——可怕的魔影一样的原始罅隙，充满了神秘色彩、狞厉气氛的罅隙。汨汨渥水就在这裂隙间穿越流淌，流经三关，流向黄河，流向海洋……



石担明白了，杜金原贪婪的眼光里，已有了绿女的身影，任谁，任什么也拔不出来。“这个挨刀的，不是人养的……”他低头望自己两只大脚片子。这双脚准能踢死他，还有这铁硬的黧黑的拳头。但他还是顺手操起了那张锃亮的铁锨，单手握柄，“噔”一声朝前插去。锨头歪歪地楔进了面前那棵粗硕的山杨，木柄颤悠悠的。他一个寒噤，心跳的频率骤然加快，“怦怦怦”，好像不用手使劲按住胸脯，它就会从硬邦邦的肌肉里蹦出来。他害怕了。锨头分明插在了杜金原青筋暴露的脖颈上，可怎么不见血，不见头掉下来？——树冠依旧随风摇曳，把阵阵聒絮和几声山雀清越的啼啭洒向地面。在惊悸的折磨中，他跳过去，扳住锨柄，抿嘴让两腮鼓胀起硬硬的疙瘩。“呼”一声，锨头断了，一绺齿状的银色钢片牢牢嵌在褐色的树皮里。他呆立着，立得比树杆还直，还僵，像死了……

身后一阵阵轻盈的脚步声，除了他，任何人都会认为那声音不过是风吹树叶的飒飒声。她总是这样走路，脚步轻得像要飘起来。惯了，中国女子总要把这种小心翼翼作为美德，自己欣赏也希望别人欣赏。他欣赏了么？他不希望自己欣赏，可他却那样粗野地利用了她的恪遵小心，甚至以为，她在他面前的逆来顺受，在他面前的那种渗入骨髓的自卑感，多少满足着他的男子汉的自尊，他俨然是个强者了。

那年拉练，部队翻过大坂山、渡过浩门河之后，便开始了演习前的集训。他们一个班住在一座破旧庙宇里。庙宇四周是村庄，庄头土垣上有一户孤零零的人家——一个被山风吹黑了脸的老汉，一个面带病容眼睛却愈显水汪汪的姑娘。姑娘每天进庙上香，时间长了，他便和她拉话。才知道她和那老汉本不是一家。她没有父母，确切地说她不知父母是谁。她是人家野合而生又被丢弃了的杂种，被一个叫夏智布的喇嘛拣了去，背着寺主寄养在农家。她十四岁那年，寺主发现了夏智布亵渎佛宗佛义的行为，咬定她便是老喇嘛的私生女。在赶出山门、还佛袈裟的威逼中，年迈的喇嘛只好让她远远离去。她朝夏智布指给她的方向往东趲行，相信前面有一个天堂模样的地方会礼遇容纳她。凄凄惶惶，伸手奶妈低头爷爷，断断续续走了两年，才来到这里。有了这个愿和她相依为命的阿爷，她不想走了。两年的寻口（乞丐）生活已使她精神萎顿，消弭了任何奢望。她每天上香，是盼望佛恩泽润下民，光天一阵木鱼声，夏智布再领她回去。

……石担开始可怜她，也试图保护她。老汉收留她，毕竟主要是因为她那一双瘦长而灵巧的手和两条走进走出不打弯的腿。老汉再也用不着去对面陡立的狗头山上刈戮烧柴了。终于有一次，当石担两天眼里没照见她时，便钻进了那间黑泥抹墙草秸盖顶、立着碰头坐着贴地的土坯房。她病了。而那个以不死为无病的老汉只会把庙中红泥香炉里的灰烬撮给她几口，就已经是异乎寻常的体贴和医疗了。他去连队卫生员那里要来几片安乃近，又从伙房揣来了几个白面馒头。她接了，药片馒头一齐下，再分出一半馒头给老汉。从此，她几乎每天都可以吃到“连队伙食”。这伙食对她自是珍馐佳肴，有时在庙里饕，有时在家中和老汉一起狼吞。老汉面上装愁心里亮堂，静观默察着小女子的心朝石担咚咚跳荡。时间不长，小女子一天天红润了也一天天丢不开阿哥的柔情温存了。她胆战心惊地接受着他给予的一切，包括爱，总担心这一切不过

是天边的云彩。“不会的。”部队就要开拔去参加演习，他没头没脑地向她保证，“你再等两年，等我提了干，我一定到这里来娶你。”就在这天黄昏，和往日一样出去避背这一对情人幽会的老汉突然换了一副面孔，怒冲冲进门把石担和她从炕上赶下来；然后提着炕毡，村南村北，村东村西，边走边喊：“快来看！快来看！解放军霸占我丫头了。”最后，在一大群看热闹的乡亲簇拥下，他来到连部。谁都明白他的目的，可又不能不满足他。连长、指导员出面赔礼道歉，还特意从团部申请来了三百元钱，作为他的“丫头损失费”。不然，让他再这样把炕毡上那脏东西提来提去，败坏了解放军的名誉，军民关系岌岌可危了，谁人担当得起！

石担背着行政记过处分，提前复员了。小女子恨死了老汉。不跟石担走，她也会流落他方的。对命运的捉弄他也就认了。“家乡不好，天干地荒人穷。可是……以后会好起来的。”他对她说，“看我这副身板，能叫你挨饿？”她点头。只要有了家，积铢累寸，好光景就是这样到来的。“那你叫个啥？回到村里，乡亲邻友也好称呼你。”她没有名姓。夏智布一直叫她“尕丫头”，石担一直叫她“喂”。她勾头思谋，又忽地撩起眼皮，眼波直闪：“你想叫啥就叫啥。”“我们那儿干旱，山上不长草。你就叫个绿女吧！听着吉利，也水灵，配你这个人儿。”他这里在夸她美了。她脸红，好像美是一个姑娘的劣势。……

……石担扭过头去，“啊”绿女失魂落魄地叫一声，“你的嘴……血。”“血？”他抹一把嘴，满手顿时殷红。不知什么时候，他咬破了自己的下唇，满腹愤懑也随血浆浆溢而出。一切由不得自己，不如平心静气地听其自然。男人，他为啥是个有义务保护女人的男人？绿女随他进房，看他歪斜到炕上，嗫嚅道：“再没有别的办法？”“没有了。”他羞愧得将头埋进棉被夹层里。“不会去给公社说说？”“有啥用！要是公社能治他，他早该下台了。”他禁不住揪揪自己的头发。绿女不是由他带来送给一头野兽的。愤怒，

惭愧，还有石头般沉重的耻辱，搅得他心烦意乱。他就那么死死地挺在炕上，任痛苦的蚕食让他的整个身躯都变成一堆烂肉。可那心却跳荡不止，伴随着绵延不绝的焦虑——人总得吃饭哪！绿女在哭。如果能哭出一个吃饱肚子光景来，他宁可在哭声中生活——听绿女抽泣自己也号啕不止。他的胃囊又一阵痉挛，小肚子也随着抽搐起来。疼痛从胸口延伸下去，一直到脚心。他缩缩腿，伸手抓住自己的衣领，真想就这样把自己勒死。可那手似乎是不受大脑支配的，旋即又从枕头上抓起那条从部队带来的白毛巾，三下两下塞进嘴里。他开始磨牙，用陡然出现在舌面上的唾液，舔湿毛巾，好一阵大嚼特嚼。然而，最终还是绝望。脾胃没有意念那样容易受虚造幻影的欺骗。他硬撑着起身，“走吧！让刘秀阿爷出个主意……”

家乡如故，和五年前他当兵走时一样。依旧是干山，依旧是旱天，依旧是靠天吃饭。而去年更糟，山地解冻晚了半月，秋天的霜期又提早来到，庄稼根本就没有成熟，一亩地收回五十斤青嫩的毛麦，就算是高产了。除去一亩十五斤的集体储备，能得多少？很少有人家磨面了，数着麦粒下汤。十口之家千粒麦，人恨自己：那肚肠儿怎不似鸡大肠呢？救济粮是有的，按劳力平摊一人七十斤，老婆娃娃凑一搭，能咽到肚里三十斤就算福气。不是还有回销粮么？尽可去县城买啊！石门关人不敢妄想。人都说是有钱能使鬼推磨嘛。干山不生宝，乡民不挣钱。去干滩供销社，两个鸡蛋换一把盐，吃不出半月算不得精细人。犯在媳妇身上，再温和的婆婆也要责备：“不会过光景！”

照理，他石担应该是有钱汉了；部队上回来，一二百复员费总还揣在兜里。可他得打庄廓盖房。土坯可以自己弄，梁材椽木呢？一撒手就出去了一百六。剩下几十块，一部分白送了杜金原。庄廓要他批，他不白批。一部分吃喝拉杂，没觉得指头儿数票子就完了。想着按别处惯例，生产队会给他这个复转军人一点照顾，

也没咋着急，等到就要断顿时，理直气壮去找队长杜金原。人家哈哈大笑：“照顾，要照顾的人多了。你看看你的隔壁邻友，谁家锅里有稠饭？”这话噎得他半张嘴犯傻。杜金原没骗他。春荒时节，家家无粮食，人人不饱肚，这是真情实况。

“可总不能让我们饿死吧？”

“饿死？六〇年咱三关地方饿死多少人？谁管过？现在嘛，我当干部，当然不会看着你们一个个成了饿死鬼。办法有哩，但要你自己想。”

石担不寒而栗。在他的记忆中，最可怕的莫过于六〇年。那时他九岁，什么都记得。家中最先离去的是三岁的妹妹。他们哭着将她埋掉了，但夜里父亲又去挖出来，放进了冰凉生锈的锅里。母亲骂父亲“畜生不如。”可等到熟了，她也和父亲一起狼吞虎咽。小石担也啃着肉，那是妹妹的小腿，越啃越害怕。他突然想到，有一天父母也会抱着他的腿又咬又炖。不久，父亲先他们母子走了，临行乞求他们：“不要把我炖了。我没肉。我要囫圇身子见阎王。”他当时想，自己就是跳崖，也不吃父亲一根头发，那正是豌豆爬秧的时候，他和母亲去铁门关吃黑浆泥挨过了一个多月。豌豆结瓣了，结一个偷一个，结一片偷一片，为了一口食物，抓起来砍头也在所不惜。谁都明白，庄稼是自己种的，收成却是别人的。旁处自然灾害，可在湟水流域，至少有一半地方，五九年、六〇年风调雨顺。三关坡地上，麦子厚，颗粒饱，收成空前好。可是架不住干部的嘴皮虚报数字更丰收，你打五百，他收六百，你打一千，他收千二。摊场晒麦了，套起骡子滚碌碡了；滚过四遍，翻场四遍；第五遍没开始，山巅上放哨的尕娃一声尖利的吆羊哨子。起场开始了，不等把麦秸叉尽扫绝，早就等在场边上的婆娘娃娃一窝蜂爬倒在场面上，朝布袋捧那一层金粒般惹人疼爱的麦子。这时，征粮队的人来了。人家有枪！碾一场麦子交够三千五百斤。交不够队长法办。你能抢一布袋背回家去，他能逼你交出一布袋半

来。于是人们也就不再抢场了，爬在场面上，苦苦哀求，哀求不准，便悲声痛哭。

哭也没用。“起来！妈了个×。”征粮队队长、公社书记常谷丰朝天放枪，“×”字刚出口，一排子弹便出去了。那威风谁敢小觑？百姓不敢，神仙也不敢。宁跳崖不挨枪子儿，身上窟窿眼睛一串串，闭眼一思谋，不寒而栗。于是，粮食被带走了，也带走了百姓骨碌碌转的眼仁——人们望着粮食麻袋下山，一直望到影子、声音消逝，便把双眼一闭。流泪无声，泪也能饱肚。六〇年，六〇年，你是风筝（者）给你放线，你是佛爷（者）给你上香，去远！去远！

……山脊梁上有路，人踩马踏一溜儿灰白，连接着石门关前后两庄。石担绿女一前一后步出前庄进后庄。后庄朝南一面大坡，坡下是块洼地。作为石门关阳气暖流的发源处，这里的春种比坡上至少要提早一个月。龟裂的土壤苍苍凉凉。田野如果没有了绿色，那就是坟墓，连犁铧翻起的土浪也成了大地的愁褶。许多人围在地埂上，看田中那匹骡子吃力地趟行。尕秀阿爷挎一只篮子，勾头跟在后面，不时躬腰丢几个土疙瘩进犁沟，也不时叮嘱前面那个扶犁的郭海珍：“太深了，太深了。”天旱地干，种深了不发芽，浅了不保墒。山民们的庄稼活路虽不似川水道上的精巧，但也粗中有细。庄稼把式不是好当的。围观的人当然不是冲庄稼把式来的，那眼光一道儿一道儿直扫地面，像要把土疙瘩用眼光一个个勾起。有人似乎已经填进了嘴里，腮帮子蠕动着，喉头一颤动，“咕隆！”——下咽的其实是涎水。每张脸都被欲望折磨得失去了生动和特色，呆痴，冷漠，没有活鲜气儿。连庄稼人脸上天经地义的紫红光晕也悄然逸去了。黝黑加上削瘦，高高矮矮、男男女女、挤挤蹭蹭一大群，都是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一张面孔，一种心情，一样困顿疲惫的姿势。谁也不说话，包括不知不觉凑过去的石担两口子。无声胜有声，说话吐气费精神。